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情未央/孟华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2. 1

(花雨, 第9辑/珠雅主编)

ISBN 7-5387-1630-0

I. 情... II. 孟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3191 号

花 雨 (第九辑)

主 编: 珠 雅

◎作 者: 孟 华 等

策 划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张秀枫

装帧设计: 杨 丹

出版发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联系电话: 0431-5638648

邮政编码: 130021

印 刷: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64

印 张: 144 字数 4800 千字

版 次: 2002 年 3 月第一版

200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0 册

书 号: ISBN7-5387-1630-0/1·1559

定 价: (全 48 册) 216 元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式
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缘定檀珠(恋物语之饰物篇)(娴雅)

主角:陆惊辰,秋忆

内容提要:

是这串珠链让她第一次感到，
心脏原来也会有除了黑暗以外的色调；
同时也是这串珠链让她误会了他，
害得他死于爆炸的牢房中。
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，
另一种感觉攫住了心房，
原来失去他，自己竟会痛到落地狱？！
直到这串珠链套进了自己的手腕，
她才有勇气相信，原来，自己和幸福并非无缘。

楔子

屋子里面黑黑的，不！不是你所想到的黑，至少不是在繁华都市内的那种黑。而是，像是处于某处的深山野林内，周遭一片死寂——没有月亮、没有星星，且充满诡异的寒冷。缓缓伸展双手，你却看不到你的手指。这是人们所说的伸手不见五指吧！很吓人！竟然看不到自己的双手呢！秋忆冷然地盯着眼前的黑，“感觉”着自己双手摆放的位置。曾经，在白天时，她是可以看到的！

一切都静得可怕，黑得让人心颤。人在毛骨悚然时，往往是要比平日更加灵敏锐利，于是在这时候，仅可听到的是轻微的呼吸声。一个人？不！是两个！除了秋忆外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

“还记得你姓什么吗？”就在那静寂已成为惟一时，一个声音在秋忆正前方响了起来。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听来十分柔美而低沉，年岁不似很大，四十多吧！只是，这里若是还有另一个正常人，定是会被吓个半死的。在这情形下讲话，既使知道她的存在，多少也会让人心不自觉地紧缩。

但，幸而秋忆不是一般人，除了将目光定在那根本看不到的声源处外，她就如同那冰石的雕刻品，不带一丝丝冰冷以外的情绪。不足十五岁的小小年纪，却拥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冷然与距人千里。看不到，却能够深深地感受到那份突兀的寒意。

“隋！”单字单音，在许久之后，以为不会再听到她的回答时，秋忆却开口了。一如她所表现的，她就像是一块冰，连声音也是彻骨的冷。

“很好！”那中年女子轻笑了起来，“你跟我身边也快十五年了吧！”

这回秋忆没有回答，她知道这不需要她回答，每次被这收养她的姑姑召见，情形都几乎是无可避免的雷同。

“当初！”那声音更柔了起来，像是回到了许久许久以前的日子，伴着那些虚无飘渺的回忆，“我同隋宁远是哈佛大学的同届同学，那段日子是我至今为止最快乐的日子。虽然最后他娶了骆柔柔，不过，我们依旧相当要好。即使像是朋友也好……他从未懂过我的心！我不曾告诉过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她瞟了一眼秋忆所在的位置，得到的惟一回应是沉默，她不在意地笑，“因为如果我对他说了，他会逃得离我远远的。而骆柔柔又是那么善良，善良得让我不敢做出任何伤害她的事情。”她吸气，然后叹气。

“十五年前他来找我，然后将你交到我的手上，我不敢相信啊！那竟然会是最后一次相聚。如果我知道，我一定不会让他离开，一定不会……”轻轻咳了两声，她在记忆的漩涡中无法自拔，一直想讲，一直在讲，似乎要将所有藏在心底的东西全部挖出来，只求一时畅然便好。但，那份积压在心底的苦，却是像无法诉尽一般。秋忆听着这些陈年的旧事，她已听过几百遍了。从小听

到大，每次在这只有黑暗的夜里，每当被姑姑召见时，她都是要听一遍的，是不是麻木了？还是她当真冷血，为什么不再有激动，不再有愤慨，她只是听着，听着那些个久远得早该埋到地底下的回忆……面前这位收养她的姑姑是在讲她父母的事啊！她却不觉得有任何的感触，当真没了一丝一毫人情味……

“你，长大了，该回去了！”话锋蓦然一转，此刻秋忆才听出此次的谈话有些不同……

01

两年后

清晨，花草气息混杂着些个泥土的味道，深吸口气都会觉得舒畅。更何况昨夜一场春雨的浇灌，让这世界像是猛然变得更加明亮了。清晨真好！那阳光正不冷不热地照在身上。

陆惊辰深呼吸、深呼吸、再呼吸……

“啊……”一声如同杀猪般的嘶吼，再见陆惊辰，此刻他早已经一蹦三尺高，远远离开曾经站立的土地。就在那棵某年某月某日被一枚强力雷电击成“黑玉妆成一树高”的大树顶端，能发现他的身影！

“老鼠老鼠啊！”高高地伫立在树的最顶端——当然，那棵树因为若干年前的雷击事件，现今只有半人来高了。可以算是木桩。但，陆惊辰仍是极力扶住那树新冒出的一处绿枝，颤抖着左手指向他刚刚站过的地方，

“老鼠！”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的？这话是哪个自命圣人的狗屁死人说的？简直是有辱男性一族！

“吱？”可爱的小白鼠，就在陆惊辰将它当作是毕生第一大敌的此刻，却只是不明所以地瞪着鼠眼看着陆惊辰，好无辜地看着他，像是在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，你还好意思问我？”像是明白那小白鼠在想什么似的，陆惊辰佯装凶恶地道。只是在陆惊辰脆弱的心灵深处，确确实实是在发抖。

“吱！”小白鼠垂了一下头，突然又看向他。然后便轻迈着他的鼠步一步一步朝着陆惊辰前进。“哎呀！你别过来！”陆惊辰大叫，止不住双脚的颤抖，“你小心，再过来我把你熬成白鼠汤！”

“白一号，你怎么又跑过来了？都说了不要过来找哥哥的，他不会喜欢你的！”由远而近，一个甜甜的女孩声音传到了陆惊辰的耳中。

“星辰，又是你干的好事！”愤然一跃翻转身形，人已跳到了妹妹的身后，陆惊辰将双手扶在妹妹的肩头，粗粗地喘着气。这次他又被吓得不轻！

“我可是来救你的，你可别不识好歹！”陆星辰一张甜美娇颜扯出笑，狡慧的双眸中闪动着兴奋的光彩。抓到哥哥这一痛脚，可算得上是她陆星辰活了十八载最大的收获。往日家里最让人头痛的问题人物只要她拿出小白鼠来威胁，还不乖乖听话？老天爷还真是公平得紧哪！像哥哥这样优秀的人也会有弱点，当真是大快人心，哈！

“是吗？”对于星辰这话陆惊辰会相信才有鬼呢！这个小鬼头，虽然小了自己足足五个年头，但她的聪明是绝不下于他的。小心，小心才好！

“当然是！”脸不红气不喘地撒着谎，陆星辰撇嘴道：“哥！你也真是的。一个医生耶！竟然会怕这些个小白鼠。真不知道你那个什么医界奇葩的头衔是怎么混到手的。那些个教授当时肯定是瞎了眼！”她一直都是这样认定的。想想一个连小白鼠都会怕的人，你让他去动刀解剖小白鼠或者用小白鼠做实验，这也太不现实了吧！柳过，有时她也不得不承认，哥哥确实也有许多过人之处，除了没事时爱戏耍别人找些乐子外，哥哥基本上是个随遇而安的人，从未有过什么奢望。而更让人佩服的不外乎是他对工作的尽职尽责，外加淡薄名利。是上天爱怜他的这种随性吧！便在不知不觉中给了他一堆名誉、财富。这算是厚爱了。而哥哥也确实应该收下；他值得老天爷如此待他。

“那些也不过是他们随口说说，你又当真了！”陆惊辰仍是不在意地笑笑。他可是想当一生的闲云野鹤的，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被些俗事牵绊住。随性惯了，他从不想改。

“不是当真，而是事实便是如此！”扶着看情形像是被吓破了胆的哥哥坐下，她将小白鼠放进了特意做得宽大的衣袖里面。

“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哥哥我，怎么说起话来都

不站在我这一边。就算是赔偿小白鼠对我的惊吓也好，你必须要接下老爸的事业，听到没有！”摆出一副老大的样子，他可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。

“哥！”她叹气。

“难道你想你哥哥因为背着家族这个大包袱而抑郁一生吗？你想你哥哥因此而未老先衰，积劳成疾？作为妹妹你忍心吗？”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长年累月如此讲，他就不信他没有成功的那天。“哥，你想当闲云野鹤我知道，但你也不能就抛下这一大家子呀！我的能力怎么说也是有限——”

“少爷，医院说有人中了枪伤要你过去！”她的话因陈嫂的呼唤而打断，看向哥哥时才发现他早以在百米以外。见他用跑的往车库而去，她不得不再叹上一口气了——他不是被吓了个半死，脚下直发软吗？怎么一听到有人受了伤便跑得比谁都快？除了担心病人的安危外，还有一条理由应该是，他根本是要借由被吓引发出她泛滥的同情心与愧疚心。她不禁要问，大哥是否曾参加过话剧团？

陆氏医院某病房

轻轻推开病房的房门，杜予威蹑手蹑脚走了进来。这是私人加护病房，所以仅有一张病床。其余的地方你说它是星级饭店也没人会反对。心里赞叹着床上病患的

好命，如果中枪的人是他，那该有多好？真想念感冒时那种为所欲为……

“予威！”

一声冷然突兀的低唤，吓飞了杜予威的三魂七魄。他讨厌在自己做白日梦的时候遭人打扰，当然，如果打扰他的人是他亲爱的小妹，那就无所谓了。

一个暖暖的微笑摆在他那张稍嫌妩媚的脸上，他轻轻转过头去看病床上的人儿。那是一个冰美人儿。美丽的脸庞精致如冰雕般不真实，有着独特的美却也是世间仅见的寒霜冷雪。可叹啊！如此一名弱女子竟然会受伤必须躺在床上，真是可怜——作为知己的他多么想代她受罪，多么希望现在躺在床上的人是他呀！

“秋忆！”杜予威来到隋秋忆的病床前，将拿在手里的鲜花插入一旁桌上的花瓶中。“以为你睡了，所以不敢出声打扰你。都住进医院了，你就多想想如何休息不好吗？好端端地非要看我被你吓得半死！”嘴上说得怨怼极了，杜予威却是真心心疼这个情同手足的女子。小小的年纪就让仇恨两个字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好不容易入进了医院，他同其他两个人都希望秋忆能够爱惜自己，好好休养。

“我已经没大碍了！”知道杜予威的言不由衷，更知道那三个待自己如亲妹子般的大男人是如何真心诚意。但在这种时候她若是睡得着才怪。更何况多年来的训练让她的警觉性永远高于常人，就算是睡下了也是睡不实

的。所以，她现在仅能做的便是让他们不要再替她担心。她的伤已经好了，这该是他们所最愿意听到的消息吧！而且她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回到队伍中去，那是她的战场啊！

“那么重的伤，你还想像过去一样混混就过关？”杜予威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，秋忆的心思他岂会不明？“不要在我们面前逞英雄。也不要妄想我们会让你现在就跑去涉险，就算想战斗也要在养好伤之后。”拉了椅子坐到了秋忆病床边。“我们是你如今在这世上仅剩的亲人了，不要对我们隐瞒你的痛苦知道吗？”伸手抚了抚她的头发，想着自己也不过二十二岁的年纪，现在便要像个老人般安抚一个女孩，还真是哥哥难为啊。

“我真的没事了！”她不想让大家都为她一个人担心，但她却是不善言语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她惟一会的怕就是冷言冷语了。是他们当她是亲人不曾同她计较过，时至今日，也只有在面对他们时，她才会有稍显平淡而不伤人的口气。

“秋忆！”

正想再劝说两句，门却在此时打开了。

“探病时间已经过了！”护士小姐首先走了进来，在看到杜予威的背影后便提醒道。

“我马上就离开！”杜予威转头看向护士小姐，却未对护士小姐惊艳的眼光而有所表示。反而是跟在护士小姐身后走进来的年轻人吸引了他的注意。

这位医生年纪该是与他相仿。只是这年轻人眼中太过洁净的神情让他不敢相信。以其明亮干净的程度而言说他是个婴儿也绝不为过。这是个太过干净的人，也是个太过明亮的人。

“这位一定是秋忆的主治医师了！”杜予威礼貌地站起来同这年轻人打招呼，并同他双手交握，四目相投。“要多谢这些日子你对秋忆的照顾！”以秋忆兄长的身份，杜予威温和地淡语。

“救人是医生的职责！”对方只是寒暄了这么一句，便将注意力放到了秋忆的身上。“如果这位先生不介意的话，我想我该为隋小姐检查了。您请便吧！”明显的驱逐话语从他口中诉出，不觉让杜予威一惊。暗自想难道是自己看错人了不成？这年轻的医生实在不像是一个会让人难以下台的人。这人……并不似外表一般儒雅温和，心地也未必真的洁净无瑕。只是他的眼睛……一个人的眼神岂会骗人？

“那我就不再打扰你的工作了。”杜予威又转向秋忆，“我先回去，你自己要好好保重。”说完，便侧身要离开，就在他经过护士小姐身边时，秋忆冷淡的语音便无误地传了过来。

“予威，你等一下！”秋忆唤住了他。

“什么？”杜予威转过身子看向秋忆。

“你叫陆惊辰！”秋忆续而看向自己的主治医生，语气不是询问而是肯定。

“你看着我的名牌自然不会错！”依眼前的情形，陆惊辰知道好戏就要上演了，心中不免扬起一分兴趣。哈！这不比同那个无聊人士握手更让人高兴？

“好！”秋忆点了点头，没有去理会陆惊辰语气中丝毫不隐藏的盎然趣味。

“如何呢？”陆惊辰接话问。

“秋忆！”杜予威可是清楚得紧，“你现在做什么也是白费不是吗？我看得出你伤势不轻，就算你找个医生来说情也没得商量。你不要自欺欺人。”

“予威！我不是瓷娃娃！”她必须立即回到她的战场才是，否则她会错过很多。而且这两年来他们为她担了太多本不该是他们承担的东西，他们一直都在帮她，她不可以就这样坐以待毙，任由这些爱护她的人在那摸不清道路的荆棘中行走。就算该有什么大祸大难那也该是她来承受，不是吗？“秋忆，听三哥一句话不行吗？”杜予威来到了秋忆的床边，紧握住秋忆冰冷的纤纤素手，难得地摆出了大家长的架子，“当初罗姨将你交到我们手里，你便是我们的亲人。无论如何你的生命就是我们必须守护的，你不可以有丝毫损伤你明白吗？否则你让我们怎么对得起罗姨，你说啊！”过度的激动让杜予威的声音有些颤抖，脑际在一瞬间闪过了两年前的那张温柔且不失坚毅的脸庞——罗珞女士。就是她一手将秋忆抚养长大，也是她亲手将秋忆送到了他与其他两位至交的手中。或者是罗珞女士曾经在更早些的岁月，同他们共同

拥有的那段交集太让人难以忘怀，也正因为那段交集使他们对罗珞女士有着近似母子间的情意。于是当罗珞女士将秋忆交到他们手中时，大家一致的意念便是保护好秋忆，同时义无反顾地帮助秋忆手刃杀害她父母的仇人……

“我说过，我不是瓷娃娃！”秋忆硬生生从杜予威手中抽回自己的手，语气在一瞬间已冰到心底。这是她的坚持，这是她的固执。无论他们怎样认定或是怎样想，她是隋秋忆，她有血海深仇。她不会让自己倒下，更不会对无辜的人代自己受过。这，就是她的原则。

“是，你不是瓷娃娃，但你是我们视如亲妹子的秋忆，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人！”不再理会隋秋忆的坚持，杜予威愤然起身。他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并且相信其他两个人也不会同意秋忆的做法。不再多逗留，他要马上回去部署，将这里围个密不透风，就算秋忆插上了翅膀，也绝对飞不出这医院的大门半步。

随着门的关闭，杜予威消失在了病房门外。

他的买卖来了！陆惊辰看着眼前的情形，不由在心底笑开了。平淡的日子过久了，如今有事端可能解除他的无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想着，他没有去看隋秋忆的伤势，反而也投胎似的急奔出了病房门，寻杜予威去了。

突然间从医院搬回家里，隋秋忆除了错愕外便仅剩

下那副惯常显于人前的冷漠绝然。这不是对付敌人，但她仍要说上一句，她在静观其变。因为从她被杜予威押上车，直到现在她躺到自己卧房的床上为止，杜予威没有同她讲过一句话，更没有人来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改变了杜予威的想法。她是被蒙在鼓里的，既然没有人打算告诉她这一切的前因后果，她也就不必费心去琢磨了。

轻轻闭上眼睛养神，现在这情形虽说诡异，但她至少是回来了不是吗？回到了家里便说明她的假期已经过去了，接下来她所要经历的一切均会是邪恶梦魇的延续。生死在这种成日与黑暗抗争的战斗里变得微不足道。是啊！微不足道。因为她的目的并不是保住性命；相反的，她是要用性命去拼斗，她要用自己的血换取仇人的血。她的目标仅是——报仇！

两年前，她还记得罗珞女士，也就是收养她长达十五年之久的那位姑姑。直到她准备从旧金山返回的那天。她才第一次见到了她。有着十五年养育之情，在分离时才真正见了第一面，说来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但秋忆明白这一切的原因：她是隋宁远的骨血。虽然说她是个女孩子，但她是隋宁远的女儿呀！在她的眉宇间总是能找到隋宁远的影子。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罗姑姑不愿意见到她，不愿意再去触及任何可以触痛自己心头伤处的事物——罗姑姑一直都没有忘记她的父亲，刻骨铭心的深情，让罗姑姑变得脆弱。曾经是那么美丽的女子！

情是何物？秋忆不想讨论这份爱恋的价值。因为他们都是她的亲人及长辈，她没有这个资格。但，她至少还有两件事情可以做，第一是灭掉害她父母身亡的简家，而另外一件事情便是找回她的两个姐姐——两个同她一样有着隋家蝴蝶胎记的女孩。

从小到大，她的生活便是浸泡在报仇及寻亲里的。那还是在她很小的时候，她便听罗姑姑提到过一切悲剧的起因：一串名唤“透天”的项链。曾经，她的父亲是很有名气的科学家，母亲更是人们一致夸赞的女子。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，而这样的幸福终究没有持续多久。她的父亲在她甫出生不久，便因为研究出了拥有着不可思议能量的“透天而遭野心人士简铁峰的迫害坠机身亡了。虽然简铁峰最后并没有得到“透天”！而至于她与她的两个姐姐，她的父母亲早就做好了准备，将她们姐妹分别送到了不同的地方，相互间断了联系。并且有言在先不愿她或者她的姐姐们为他们复仇，因为那是相当危险的。只是罗姑姑还附带了一句：“身为人子，岂有父母大仇不报的道理？”

没错，她是背负着血海仇深的，身为人子，她定要为父母亲报仇。更何况罗姑姑为了让她坚定这个已经不能再坚定的决心，不惜以自杀相逼。罗姑姑本来就有很重的病，再经过自杀的一番折腾便提早离开了人世。她是不能让罗姑姑失望的，不能让任何人失望啊！

是累了，是想得太多了。她睡了，却睡得极不安稳。

她一直在睡梦中回忆着过去十七年中她所能回忆起的一切。回忆着与她亲如兄妹却同她毫无血缘关系的三个男人——冷天傲、丁道磊、杜予威——仅是为了罗姑姑的临终遗言，他们便陪了她整整两年了，为她挡去了多少风霜雪雨。像是兄妹，像是知己，更像是无微不至的长者，不断帮助她。甚至让她极尽所能地发挥她的商业才华。他们凭借着自身的才智为她创建了“腾阳”企业，他们对她寄予了无尽的信任，让她以现在这样小小的年纪便成了“腾阳”的龙头，活了十七年，她到底是幸或是不幸？

无数的画面在她的脑袋里不断翻动着，一时清晰得如在眼前，一时又模糊得几乎不可见——时间越长，这些画面越是不断地互相掺杂。久了，他们像是混成了一堆，成了一团声势庞大的黑球，一寸一寸向自己滚来，不断地滚过来……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……快要将她整个人都淹没……

突兀梦境中袭来的黑暗，让她在被黑暗吞噬前的刹那间，猛然张开了双眸……

“嗨！你醒了？”一个朗如春光的声音就这样敲进了她的耳膜，本来还焦距涣散的秋眸在一瞬间变得犀利，准确地找到发音的方位，一道寒光便这样射进了陆惊辰的心底。

好冷的眼神耶！让他不自觉一阵畏缩。记得当初见过一个在道上号称“梟雄”的人物，那也是冷，甚至比

眼前这女孩冷得更加彻底，但，也没有将他吓得心脏几乎停跳了一拍呀！因为是不同的冷吧！这女孩的骨子里存了太多的仇怨，所以那眼神是森冷，带着杀气，让人会因那森森然而全身发抖。好！很好，找这样一个角色来玩才会有趣嘛！在心底得意地笑上数声，他耗上这女孩了！

想到此，轻了轻喉咙，他毫无惧色地向前迈进了几步：“我想隋小姐一定还记得在下吧！”笑意挂了一脸，就盼望着眼前小女子不吝赐教一个笑，让他开开眼界，看看冰山美人笑起来是个什么样子。不过想也知道，秋忆会笑给他看那才有鬼了。

“你为什么会在哪里？”这是她的房间，却被一个不相干的大男人闯了进来。其中蹊跷自是不在话下，什么时候管家韩姨会同意这种事情发生了？还是韩姨出了什么事情？眼前这男人到底代表了什么？

“我为什么不该在这里？”他痞痞地一笑，不怕死地又凑上几步来到了隋秋忆的床边，“我告诉你哦！现在这个房间除你以外，一定还有一个我。千万不要反对，否则小心你的三位兄长再把你送回到医院里。到时候，唉！你想做什么也是枉然了！”

“是你……”

“没错！”陆惊辰高举双手，“我就是那个不但救你一命，而且还帮助你达成心愿，让你可以如愿地让自己陷入危难中的大恩人！”摆出一副伟人的架式，极尽其能